

語
言
論

科學出版社

語 言 論

高 名 凱

科 学 出 版 社

1 9 6 3

內 容 簡 介

本书是語言学的理論性著作。全书分三个部分。第一部分論述了語言的社会性、語言的职能、語言的交际功能、語言与思維的关系、語言与言語的區別、語言的变体等方面。第二部分論述了語言的符号性、系統性，語言的語音、語义、詞汇和語法的系統及其結構等方面。第三部分論述了語言的起源、語言的发展、語言的分化、語言的統一、語言的发展前景。本书資料丰富，涉及的問題广泛，探討得深入，是作者多年研究的成果。

語 言 論

高 名 凱 著

*

科 学 出 版 社 出 版 (北京朝陽門大街 117 号)

北京市书刊出版业營業許可證出字第 061 号

中国科学院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总經售

*

1963 年 10 月 第 一 版

书号：2856 字数：425,000

1963 年 10 月 第一次印刷

开本：850×1168 1/32

(京) 0001—4,000

印张：16 5/8 插頁：3

定价：2.60 元

自 序

自从十九世紀初年語言學中出現歷史比較語言學以來，學者們曾經多次企圖致力語言理論系統的建立。近年來各國語言學家們更以具體語言研究的新成就為根據，提出許多有關語言理論問題的意見，企圖進一步地建立語言理論的系統。這些科學家們的活動對語言學的發展起着各種不同的作用。但是由於語言學家們在不同的科學世界觀和方法論上所具有的不同性質的局限性以及時代的科學水平的限制，語言理論系統的建立迄今為止還不能令人滿意。一方面，以唯心主義為科學世界觀，以形而上學為方法論的語言學家們使語言理論系統的建立缺乏堅實的基礎；一方面，企圖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思想的語言學家們也由於科學工作的艱巨性，或在理解馬克思主義精神時的某種片面性，還不能在短促的時間內建立起完整而正確的語言理論的系統，彼此之間進行着強烈的爭論。在這種情況下，如何在馬克思主義思想的指導下批判地繼承以往和現代各語言學家的語言理論，建立完整而正確的語言理論的系統，作為具體語言研究的指導，就成了語言學家們的迫切任務。正是在完成這一任務的願望下，我企圖盡我的能力，以我所能體會的馬克思主義的精神，在批判地繼承以往和現代各語言學家的成就下，進而嘗試建立一個比較完整的語言理論的系統，寫成了這部《語言論》。

《語言論》既以建立語言理論系統為目的，我就不免要在書中對某些資產階級語言學家於有關的地方所論到的某些論點提出批評，就企圖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思想的某些語言學家於同類的地方所論到的某些論點進行討論，提出我自己對這些問題的理解，並吸收這些語言學家的合理的論點。因為科學既是無產階級的事業，又是世世代代的人類的事業，儘管某些資產階級語言學家曾經提出過一些不正確的論點，我們却不能因此而抹殺其在自發的唯

物主义和自發的辯証方法的支持下所做出的某些貢獻；尽管某些企图以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的語言学家們曾經在片面理解馬克思主义的情况下提出一些不能完全令人滿意的見解，我們却要吸取其合理的論点來充作我們的語言理論系統的基礎。所以，如果我在書中对某些資產階級語言学家的某些論点提出批評，这并不意味着我否認他們在語言学中所獲得的成就；如果我在書中就某些企图以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的語言学家的某些論点進行討論，这也不但不意味着我否認他們在建立語言理論系統中所做出的重大貢獻，而且正是我尊重他們的功績的見証。

因为我的馬克思主义的修养很差，我的語言学知識有限，我不敢相信我在本書中所提出的語言理論的系統就可以称得上是馬克思主义的，就可以称得上是科学的論断。事实上，書中所提出的見解都只是我的企图的一种尝试。这种尝试是否能够成功，是否对語言学的發展起点滴的推动作用，还有待于讀者們和學者們的鑑定。任何的科学事業都不是一个人所能完成的，科学是世代代的學者們的辛勤劳动所獲得的成果。所以，在我对前人和現代某些語言学家的某些論点提出批評或商榷的时候，我也強烈地希望讀者們和學者們对我的著作提出評論，因为只有大家的共同努力，只有彼此的爭論，才能使問題一步一步地明确起來，使真正反映客觀規律的完整而正确的語言理論的系統得以很好地建立起來。

高名凱

1962.7.22.

北京大学燕东園。

目 录

第一部分 語言的社会本质

第一章 語言的社会性.....	1
第一节 語言和社会的相互制约与相互依存	1
第二节 語言不是个人现象或自然现象	4
第三节 語言符号的社会性	14
第二章 語言的职能.....	24
第一节 語言的交际职能	24
第二节 語言的体现思维的职能	27
第三节 語言的其他职能	33
第四节 語言的交际职能和語言的其他职能之间的关系	38
第五节 語言的职能在生产斗争和阶级斗争中的作用	41
第三章 語言与交际.....	44
第一节 語言与全民的社会单位	44
第二节 語言与社会阶级	49
第三节 語言与上层建筑	58
第四节 語言特点的本质	60
第四章 語言与思维.....	67
第一节 “語言·思维”统一体	67
第二节 語言和思维的相依为命的关系	71
第三节 語言和思维的区别	81
第五章 語言与言语.....	87
第一节 語言与言语的区别	87
第二节 語言和言语的关系	96
第三节 語言的全民性与言语的阶级性	105
第四节 語言和言语的区别所具有的实践意义	112
第六章 語言的变体.....	118
第一节 “方言”是什么?	118

第二节 語言变体的种类	122
-------------------	-----

第二部分 語言系統的內部結構

第一章 語言系統及其結構	131
第一节 語言符号的系统性	131
第二节 語言系統与語言結構	140
第三节 語言結構的特点	143
第四节 語言系統的共时秩序与历时秩序	150
第二章 語言中語音系統的結構及其演变	156
第一节 音位与音素	156
第二节 音位与語音系統	160
第三节 語音系統的演变	177
第三章 語言中語义系統的結構及其演变	187
第一节 語义与概念	187
第二节 义位与义素	203
第三节 义位与語义系統	211
第四节 語义系統的演变	218
第四章 語言中詞汇系統的結構及其演变	233
第一节 詞与詞汇	233
第二节 詞位与詞素	243
第三节 詞位与詞汇系統	249
第四节 詞汇系統的演变	263
第五章 語言中語法系統的結構及其演变	273
第一节 語法与語言的結構	273
第二节 法位与法素	279
第三节 法位与語法系統	291
第四节 語法系統的演变	298

第三部分 語言的起源和发展

第一章 語言的起源	305
第一节 語言起源問題的性质	305

第二节	劳动在語言起源中的作用	309
第三节	語言是从什么东西发展来的	320
第四节	原始語言的一般情形	328
第二章	語言的发展	337
第一节	語言的发展与語言的质变	337
第二节	語言发展的內因和外因	339
第三节	語言发展的規律	368
第三章	語言的分化	379
第一节	地方方言与亲属語言	379
第二节	社团方言	394
第三节	言語风格与言語方言	410
第四章	語言的統一	438
第一节	共同語的形成与語言的統一	438
第二节	語言的替換	450
第三节	語言的融合	466
第五章	語言发展的前景	495
第一节	語言的进步性	495
第二节	語言結構发展的前景	505
第三节	世界共同語的形成	517

第一部分

語言的社会本质

第一章 語言的社会性

第一节 語言和社会的相互制約与相互依存

馬克思主义对語言的理解首先着重指出語言的社会性。斯大林說：“語言是属于社会現象之列的，从有社会存在的时候起，就有語言存在。”¹⁾ 語言是社会現象，这一論断就是对語言的社会性的具体解释。語言是社会現象这一原理可以从三方面来加以闡明：(一)从語言和社会的互相制約和互相依存的关系来正面地加以証明；(二)从語言不是个人現象，不是自然現象来反面地加以証明；(三)从語言符号的社会性来进一步地加以具体的証明。

語言存在于人类社会之中，“社会以外，无所谓語言。”²⁾ 存在于社会之中的語言一方面制約了社会，一方面則受社会的制約。离开了社会，語言就不能存在；离开了語言，社会也就要崩潰。加尔金娜-費多卢克曾經建議从下面两方面來說明語言和社会的这种互相制約，互相依存的关系：(一)語言对社会的依賴性，(二)語言在社会生活中的作用。³⁾ 我們无妨就这两方面来正面地論述語言的社会性。

語言是人类社会所創造的产物。馬克思說：“使用对象当作价值規定，本来就和語言一样，是人类的社会的产品。”⁴⁾ 沒有人类社会，就沒有語言。天地間也只有人类社会有語言。人类和其他的动

1) 斯大林，《馬克思主义与語言学問題》，人民出版社，1953，第20頁。

2) 同上。

3) 参阅加尔金娜-費多卢克，《語言是社会現象》，时代出版社，1956。

4) 馬克思，《資本論》，人民出版社，1953，第一卷，第56頁。

物不同,就在于他是社会动物,从他开始生存的第一天起,他就采用集体劳动的方式,共同創造生产工具,共同改造自然和自然进行斗争,进行生产,取得生活資料。这种共同的社会劳动就是运用語言来調协的,而人类的語言也就是在这种社会劳动的过程中,在这生产物质财富的共同劳动中,为了調协人与人之间生产行为,由于交际的迫切需要而产生出来的。可以想象,如果人类不进行共同的社会劳动,人与人之间可以“老死不相往来”,孤独地生活着,并且只和其他的动物似的,仅仅利用自然界現成的賜予去取得生活資料,不去改造自然,語言是不可能产生的。也可以想象得到,如果没有語言,人类改造自然的共同劳动将是如何地受到阻碍。

历史曾經給我們留下許多不再为人們所运用的語言的記錄。这种語言就是人們所說的“死去了的語言”。我們今天所以能够看到这些“死去了的語言”,只是借助于記錄它們的文字。这些語言事实上已經不再存在了。它們之所以不再存在,因为运用它們的具体的社会团体已經不再存在。例如我国古代的鮮卑語已經随着鮮卑部族的消亡而不再存在。尽管我們今天还可以在《隋書·經籍志》里看到有关鮮卑語著作的书名,我們却已經不知道鮮卑語到底是什么样的了。可見,語言的存在是依賴于社会的存在的,某一具体語言的存在是依賴于某一具体社会的存在的。今天世界中之所以有許多不同的語言,也正是語言受不同的具体社会集团的制約而产生的結果。不同的具体社会集团的环境使語言呈現不同的情况,各有各的不同的特点。

就是从一般的語言发展的情况來說,語言受社会的制約也是极其明显的。随着人类社会集团的日益扩大,語言的服务对象和語言运用的范围也日益扩大。由于社会集团的聚合和离散,語言也就随着统一和分化,而各社会集团之間的彼此接触又可以引起各語言之間的相互影响。就是在同一个語言里,运用这种語言的社会集团的生产力的发展,文化的发展,社会制度的变革,思想意識的变化,也都使語言在其历史的发展过程中在詞汇方面发生巨

大的变化,在語法方面日益精密。所以,無論从語言的产生,或是从語言的发展来看,語言都是依賴于社会的,語言存在本身就是受社会的制約的。

不但語言的存在和发展受到社会的制約,社会的存在和发展也受到語言的制約。这就具体地表现在語言在社会生活中所起的作用上。無論是什么时候,或是什么地方,我們从来也沒有遇見过沒有語言而能有社会生活的情形。人类学家告訴我們:不但今天存在的世界上最落后的所謂“原始民族”,例如澳洲的土著民族,也有他們的語言。就是今天的科学所能知道的“最原始的人”,例如爪哇猿人、北京猿人,也有他們的語言机能的活動。爪哇猿人和北京猿人尽管只能說出孤立的,沒有联系的言語,但是他們却已經能够发出基本的元音、喉輔音、后舌輔音、鼻輔音以及吸气音等确定的,稍微分化的分节音,已經能够发出不依个人的直接意向而轉移的大声喊叫。”在今天的社会里,情形只有更加明显。無論是在北京或是在莫斯科,無論是在好望角,或是在悉尼,無論是在珠穆朗瑪山麓或是在阿尔卑斯山腰,只要有人类社会的存在,就有語言的存在。

就是在两个人之間,如果沒有共同了解的語言,他們之間的社会生活也就不能存在。社会生活不仅是朴素的羣居。动物也可能有羣居的本能,但他們却沒有社会生活。社会生活是人們共同改造自然,共同創造劳动工具,共同生产的生活。沒有語言作为彼此了解的交流思想的交际工具,两个人之間也就不能協調劳动,借以改造自然,創造工具或从事共同的生产活动。当然,有的时候,两个人之間可能默然无語地共同进行一項工作,但这种工作总是在預先以語言来交換意見作出决定之后进行的,或在进行中以某种代用品来代替語言去进行交际的,例如以目示意;自之所以能够示意,因为在社会生活中已經养成习惯拿它去代替語言所要說明的某种意思。

1) 参阅布納克,《人的起源与古代的人类分布》(俄文本),莫斯科,1951。

很难想象,在沒有語言的情况下,人們如何能够調协生产中的共同活动。不但在人类社会形成的第一天,語言就是他們組織社会生活的必要条件之一,就是在人类社会的后来的全部发展过程中,語言也是社会生活的不可缺少的凭借之一,并且是推动社会发展的主要动力之一。作为交流思想和彼此交际的工具的語言,作为抽象思維的承担者的語言,随时都在帮助人們进行生产劳动,改造自然,改造社会,发展文化,传授知識。語言事实上也是人类社会全部劳动經驗的“貯藏庫”,它把先人的全部劳动經驗巩固下来,记录下来,使后世的人能够借此接受千百代累积下来的知識。語言不但是維系当代社会生活的不可缺少的武器,同时也能够帮助人們掌握先人或別人的思維活动所获得的成果,并加以发展的不可缺少的工具。人們不但利用語言来体现或表达日常生活中的简单的思想,并且能够利用它来体现或表达生产斗争和政治斗争(阶级斗争)中所要宣揚和批判的极其复杂的思想。所以,社会也要受到語言的制約,社会的生存和发展也要依賴于語言。

第二节 語言不是个人現象或自然現象

語言是社会現象这一原理,同时也是就其不是个人現象,不是自然現象而言的。我們可以从两方面來說明和社会現象相对立的現象,即个人現象和自然現象。是个人現象的,就不是社会現象;是自然現象的,也不是社会現象。相反地,不是个人現象的就是社会現象;不是自然現象的也就是社会現象。所以,語言到底是否社会現象也可以从其到底是否个人現象或自然現象来加以証明。

語言不是个人現象是显而易見的道理。世界上沒有任何一个人可以杜撰一种属于他一个人的語言来和別人进行交际。語言并且不是任何一个人所能創造的。个人必須向其所属的社会学习語言。不这样是不行的。語言当然是由个人來說或来听的。它要有个人的生理器官來說,也要有个人的生理器官来听;它要有个人的言語动觉神經(心理活动)来指揮說的活動,也要有个人的言語

听觉神經(心理活动)来指揮听的活动。但这种情形并不說明語言是个人現象,正如階級斗争要由各个个人来进行而不証明階級斗争是个人現象似的。問題在于說話的人尽管拿他自己的生理器官和心理机能去說,他却必得說出別人听得懂的話,听话的人尽管拿他自己的生理器官和心理机能去听,他却必得听懂別人所說的話。語言不但是个人所能創造的,語言不但是个人向社会学来的东西,它并且是在社会中被运用的,是为社会生活服务的。

当然,个人也有自言自語,不与別人交际而运用語言的时候,个人也有默然思索,不与別人交际而运用語言的情形,但这些都不足以証明語言是个人現象。因为个人自言自語或默然思索的时候,往往是把自己当做對話对象来和自己交談的;个人自言自語或默然思索的时候,他所运用的却仍然是別人能够听懂,他向社会学来的語言。語言是交际工具,人們进行抽象思維的工具,运用工具的可以是个人,但这不等于說这工具就是个人現象,正如个人可以拿石子去打猎,但石子并不是个人現象,而是自然現象一样。語言是否社会現象要从語言的本質特点来看,不是从运用它的是否可以是个人来衡量。因为交际是一种社会現象,因为語言是人們在交际的需要和交际的实践中創造出来的,它的发展要受社会的制約,它本身就是带有社会性的一套符号系統,因此,語言是社会現象,不是个人現象,尽管个人可以运用語言去自言自語或默然思索。何况个人就是社会动物,不是所有个人的活动都是属于个人的。个人在語言的創造中当然也起作用,但是个人总是在适应社会的需要和要求之下才能“創造”語言中的个别成分,并且他的“創造”也要通过社会的同意才能成为語言事实。所以,不能因此而說語言是个人現象,这正如个人也能在社会革命事业中起一定的作用,但不能因此而說革命活动是个人現象一样。

語言是社会現象,不是个人現象是显而易見的道理。但是有不少的語言学家却在个人主义世界观的影响下,強調个人的作用,有意无意地否認語言的社会性,而把語言看成个人現象。例如德

国的资产阶级语言学家福斯勒尔 (K. Vossler) 就是现代各语言学派中采取个人主义观点的典型实例。福斯勒尔在他的《语言学中的实证主义和唯心主义》一书中, 抄袭了洪堡尔特 (W. von Humboldt) 语言是创造性的思想工具, 克罗采 (B. Croci) 语言是“心灵最初的表达”的学说, 加以发展, 认为“语言就是精神的表现”, 因之, 把语言学纳入美学范围之内, 而把带有美学性的风格学提到语言学研究中的头等重要地位。他认为, 通过风格学的媒介, 可以容易地找出语言发展的事实和文化史及社会史现象之间的联系, 依靠风格学的帮助, 可以明显地阐明个人创作对语言发展的影响, 并且可以对全民语言与作家语言不加区别, 而提出语言发展的过程是个人创作的行为。福斯勒尔当然也谈到语言和文化, 人民的社会环境的关系, 但是这种社会因素在他看来是无足轻重的, 只有美学因素, 换言之, 只有与风格有关的因素才可能是作为表现个人创作行为的任何一种语言变化的原始的动因。他说: “风格就是个人的语言的应用, 与一般的应用不同, 一般的应用基本上不外是尽可能全部或至少是极重要的个人的语言应用的近似总和。由于语言的应用是社会的规范, 也就是说, 它变成了规范, 所以它是由句法来叙述的。又因为语言的应用是个人的创作, 所以风格学也要研究它。然而, 归纳法是由个别到全体, 由个别的场合到一般的规范。绝对不能反过来。因此, 先有风格学, 然后才有句法。每一种表达手段在成为规范的, 句法的手段以前, 早就是个人的, 风格学上的手段了……换句话说, 一切语言因素都是风格学的表达手段”。¹⁾ 这样一来, 他就肯定地指出语言是个人所创作出来的表达精神的手段。至于语言之所以作为交际的工具, 在他看来, 也不是因为语言具有社会性, 语言是社会的产物, 语言受社会的制约, 而只是因为各个个人之间有共同的语言能力。他说: “当人们借助于语言互相交际的时候, 那末这种交际的可能性本身并不是建立在共同的语言规

1) 福斯勒尔, 《语言学中的实证主义与唯心主义》(Positivismus und Idealismus in der Sprachwissenschaft), 第15—16页。

定性或者共同的語言材料和句法构造上面，而是建立在共同的語言能力上面。总之，任何語言的共同性，方言等等实际上是不存在的……如果使两个或数个属于极不相同的語言共同体，并且沒有任何共同語言規則的个人彼此接触，由于他們中間每一个人都具有語言能力，他們很快地就会互相談起話来。英語及其他語言就是这样产生的。”¹⁾ 在他看来，語言的交际作用既是起源于人类的共同的語言能力，这个作为交际工具的語言就不是社会現象，而只是各个个人对它的共同的运用，正如各个个人对自然現象的共同运用似的；社会环境对語言仿佛也起作用，但它只不过是一种“接触条件”，这种“接触条件”事实上也只能是起刺激作用的普通触媒剂。在他看来，語言是不能学会的，它只能是被激起的，即被喚醒的人类共同的語言才能的精神性能。他并且明确地指出不能把語言看作是社会的規定和規範。他說：“在缺点开始的地方，在語言能力終止活动的地方，也就是語言学的边界。把語言看作社会的規定和規範，就意味着是从非科学的观点出发的。由此得出結論：句法如同形态学一样，不是科学。全部語法学科的总和乃是一些孜孜不倦的实证主义者所建造的一座宏大的墓地，語言的死去的部分被零碎地或整批地埋葬在这个墓地的华丽坟墓里，而坟墓还标上了号码，刻了題詞。”²⁾

福斯勒尔自称只有唯心主义的方法論才是科学的方法論，他的个人主义观点的語言理論的唯心主义的錯誤，是不打自招的。所以，只批評他是唯心主义者，还不能明确他的錯誤的所在。我們还应当拿出論証来粉碎他的怪誕的学說。福斯勒尔說，語言是精神的表达，也就是个人的心灵的表现。我們并不否認語言有表达个人心灵的作用，但这是不是足以說明語言不是社会現象，而是个人現象呢？語言的确在某种情况下，可以作为表达个人心灵的工

1) 福斯勒尔，《語言学中的实证主义与唯心主义》，第37—38頁。

2) 同上，第38頁。

具,正如語言可以作为个人表达思想的工具一样,但是我們能够把表达个人思想的工具就說成个人現象,个人所創作的东西嗎?表达个人的心灵是个人的行为,但是拿来表达个人心灵的工具却不見得是个人現象,正如打猎可以是个人的行为,但被个人拿去打猎的石头却不是个人現象而是自然現象一样。語言作为表达个人心灵的工具这一事实并不能証明語言是个人現象。福斯勒尔也許可以說,他之所以否認語言是社会現象,因为語言是个人創作出来的东西。然而語言是个人創作出来的东西嗎?我們也并不否認个人在創作語言中所起的作用,但这不等于說,語言就是个人創作的东西。如果語言是个人創作的东西,那末中国有六亿多人口,中国就可能有六亿多語言,然而誰能否認中国只有汉、藏、蒙、滿、苗、僮、維吾尔……等語言,而並沒有六亿多語言这一事实呢?如果語言是个人創作出来的,那末,个人所創作的所謂語言成分就应当不可抗拒地进入語言的范围,成为語言的成分,然而象严复所創作的“么匿”之类的东西为什么竟沒有成为汉語的詞汇成員呢?如果象福斯勒尔所說的,語言之所以能够具有交际的可能性只是因为人們有共同的語言能力,那末,这共同的語言能力就应当使所有的人只創作出一个共同的人类語言,然而为什么福斯勒尔却用一般汉人所不理解的德語去說明他的个人創作語言的理論呢?为什么具有共同語言能力的不同民族的人們却需要通过翻譯才能彼此了解呢?事实是和福斯勒尔所說的那樣,“沒有任何共同語言規則的个人彼此接触……他們很快地就会互相談起話来”嗎?应当知道欧洲的汉学家,尽管学了多年汉語,成了专家,还不見得能用汉語和汉人談起話来,这难道不是事实嗎?語言如果不是人們能够学会的,只是人們能够被激起的,那末,人們为什么要在学校里学习語言呢?这些都是极其明显的事实。总之,福斯勒尔的个人主义观点的語言理論沒有任何科学的根据,它只有使我們更加相信語言是社会現象,不是个人現象。

語言是自然現象嗎?自然現象是自然界的产物,不是人們所

能創造出来的，不但天上的日、月、云、霞不是人們所能創造出来的，就是自然界的一粒沙也不是人們所能創造出来的。如果人們能够运用自然界的材料，依照自然界的規律創造出类似自然界的事物的东西，这些东西也仍然只是人造的。这正是人們为什么把某些科学上的发明称为“人造卫星”、“人造絲”之类的緣故。自然現象的产生和发展都不是依靠人类社会的动因的。虽然人类社会能够在某种情况下促进自然現象的发展。但是沒有人工的培养，自然界的植物也可以按照其一定的发展規律发展下去。自然界事物的生存、发展和死亡并不随着社会的生存、发展和死亡而发生，不受社会条件的制約。但是社会現象却是人类社会的产物，它的生存、发展和死亡都是随着社会的生存、发展和死亡而发生的，并且是受社会的条件所制約的。語言是不是和自然界的事物似的，可以不受社会条件的制約而自生自灭呢？显然不是的。人們从来也沒有发现过有存在于社会之外，不是由社会創造出来的語言，人們也沒有看見过不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发展，不随着社会的死亡而死亡的語言。語言不是自然現象是显而易見的。

然而这种显而易見的事实却沒有引起某些語言学家，特别是某些資產階級語言学家的注意。他們竟視而无睹地主张語言是自然現象。語言学中的自然主义者就是这样看待語言的。这一学派的十九世紀初年的德国語言学家施莱哈尔 (A. Schleicher) 就在他的《語言比較的研究》(Sprachvergleichende Untersuchungen) 中說：“語言有它的将来，这将来就詞的广义來說也可以叫做历史，但是这历史的最純粹的形式，我們也可以在自然界比方一棵植物的增长里找到，語言是属于自然界的范围，而不是属于自由的心理活动的范围”。他并且在他的許多著作里把語言說成一种有机体，这种有机体的增长表現着語言的生命。他甚至于認為，語言的生命和植物的生命並沒有什麼本質上的区别，有增长的时期，也有衰老的时期；史前时期的語言是增长时期的語言，由孤立形式变成粘着形式，由粘着形式变成屈折形式，梵語这个“語言中的玫瑰”就是增长达